

波纳文图拉对“统一理智论”的驳斥及其历史回响

师俊华

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摘要】13 世纪拉丁阿维洛伊主义提出的“统一理智论”对基督教灵魂个体性、不朽性及救赎理论等核心教义构成严峻挑战。作为方济各会领袖、奥古斯丁传统的重要继承者与虔诚信仰的捍卫者，圣波纳文图拉对此理论展开了系统且激烈的驳斥。本文旨探讨波纳文图拉驳斥“统一理智论”的神哲学基础、内在逻辑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波纳文图拉；统一理智论；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灵魂不朽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波纳文图拉的基督教人学思想研究”（20CZJ012）的中期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11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11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41

Bonaventura's refutation of the "Unitary Intellectual Theory" and its historical repercussions

Junhua Shi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Abstract】The "unitary intellectual theory" proposed by 13th-century Latin Averroism posed a severe challenge to core Christian doctrines such as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soul, immortality, and salvation. As the leader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a key inheritor of the Augustinian tradition, and a devoted defender of the faith, Saint Bonaventure launched a systematic and vehement refutation of this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internal logic, and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Bonaventure's refutation of the "unitary intellectual theory."

【Keywords】Bonaventura; Unitary intellectual theory; Latin Averroism;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13 世纪的欧洲思想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复兴浪潮汹涌澎湃，其阿拉伯注释者阿维洛伊（Averroes）的思想，尤其是“统一理智论”，经由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等拉丁阿维洛伊主义者传播，在巴黎大学等学术中心引起巨大震动。他们举起全面真实介绍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旗帜，迅速建立起相关的理论学说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统一理智论”。统一理智理论是拉丁阿维洛伊主义者对于人类理智问题的新思考，这一理论直接撼动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若个体灵魂非独立不朽实体，则个体道德责任、原罪与救赎、末日审判等基督宗教核心教义皆成空中楼阁。面对这场信仰危机，作为方济各会的领袖、罗马教廷的重要掌权者、中世纪基督教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传承者，圣波纳文图拉为此专门进行了讲演，以阐释他对于统一理智论问题的态度，成为此次危机中捍卫基督宗教传

统信仰的中流砥柱。他虔信上帝的全能与慈爱，坚信灵魂不朽与救赎对于人类和世界的终极意义。

1 围绕“统一理智”的争论

作为希腊哲学的重要议题，灵魂论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专门撰写《论灵魂》一书来总结先前的灵魂观点，阐释自己的灵魂论。他将灵魂视为不可与身体分离的生命形式，并将灵魂分为植物性灵魂、动物性灵魂与思想性灵魂（即人的理性灵魂）三种。亚里士多德借助对有理智生命的灵魂结构的分析和对思想本身结构的解释，使思想成为灵魂最重要的性质。但是当时亚里士多德著作在理性灵魂这一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对“灵魂是肉体的形式”这一观点上语焉不详的表述以及在论述积极理智与个人灵魂关系上的语词含混，最终引发了十三世纪基督教思想界的大地震，引发了一场围绕“统一理智论”这一论

题的思想风暴，“人类共同的不朽的理性灵魂是否存在？”成为大学和修会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不同的、个别的人的理智何以能够获得共同对象的普遍认识？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应，引发了有关“统一理智论”的大辩论。针对这一问题，十三世纪的拉丁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理解的现实性来自全人类共有的“统一理智”，而不是作为肉体形式的个人灵魂，但这个统一理智虽然是独立存在的永恒实体，但是思考的东西却是从个人的感觉映像中抽象出来的，所以当它理解时，个人也理解了^[1]。确切的讲，此观点最早可追溯至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纳和阿维洛伊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注释。后来他们的追随者以布拉邦的西格尔为代表的拉丁阿维洛伊主义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形成彻底的统一理智论学说。他们对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的理解主要受到阿弗罗底西亚的亚历山大的影响，他们赞同主动理性是外在于灵魂的，并认为主动理性是分离的实体，它推动人身上的潜在理性，是精神性的实体，是联系天上和地上世界的中介。他们坚持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主动理性，而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只拥有接受性的被动理性，外在的主动理性作用于被动理性，并将它由潜能变为现实。

“统一理智论”历经阿维森纳、阿维洛伊的发展，最终在拉丁阿维洛伊主义那完成。尽管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的领军人物西格尔在其文章中多用逻辑推证的方法以及认识论的语言来讨论“统一理智”问题，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将这一理论与基督教灵魂不朽等教义联系起来，并以此对基督教教义进行驳斥。然而该理论对于灵魂不朽的基督教教义的威胁已然存在，只要认同统一理智论，就必然会导致灵魂不朽教义的崩塌。因此，拉丁阿维洛伊主义者的观点引发了基督教社会的恐慌，神学家们纷纷著述驳斥“统一理智论”，其中尤以托马斯·阿奎那、波纳文图拉为最。教会也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抵制拉丁阿维洛伊主义。

神学界将“统一理智论”产生的根源归结于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有关理智与灵魂表述上的含混不清^[2]。作为中世纪亚里士多德思想最出色的继承人以及道明会领袖的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等著作中对统一理智论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于1270年专门撰写了《论统一理智——驳阿维洛伊主义者》。他认为统一理智论剥夺了理智的多样性，如果将理智的多样性从个人那夺走，无异于夺走灵魂中唯一显示其不朽性和永恒性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意

味着，当死亡来临时，唯有统一理智实体可以留存，灵魂本身也将寂灭^[3]。托马斯·阿奎那在驳斥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的统一理智时，着重对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的重新诠释，力图在思想根源上肃清其对基督教信仰的不良影响^[4]。较之于托马斯·阿奎那，波纳文图拉对统一理智论的讨伐则更显直接。

2 波纳文图拉对统一理智论的驳斥

实际上，波纳文图拉自1267年始至其身故，在巴黎大学进行的一系列的演讲都是针对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的。驳斥“统一理智论”对波纳文图拉而言，绝非单纯的学术争鸣，而是守护信仰纯洁性与教会权威的神圣使命。波纳文图拉对拉丁阿维洛伊主义者“人类具有共同的不朽的理智的”这一说法的驳斥深植于其以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为底色，融合新柏拉图主义元素（如伪狄奥尼修斯、维克多的理查德）和部分亚里士多德概念而形成的独特神哲学体系。这些体系成为其驳斥“统一理智论”的核心支柱。他对“统一理智论”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对信仰与理性统一的神学综合中，在其关键著作《短论》、《心向上帝的旅程》和《十诫讲道集》等都可窥见端倪。在这些作品中，波纳文图拉强调神学的优先地位，主张所有的知识形式，包括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都应该归还给神学，并以此为最终的统一基础。波纳文图拉对“统一理智”的批判，正是在这一哲学框架下展开的。波纳文图拉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驳斥统一理智论。

首先，基于普遍形质论与灵魂个体性的直接否定。波纳文图拉直言：“依照他的灵魂学说根本不能得出所谓的灵魂单一性的观点。”既然每个灵魂都是一个独特的、由精神质料与形式复合而成的实体，那么“统一理智论”所主张的单一、分离的可能理智，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无法解释个体灵魂的独特性和独立存在。在波纳文图拉那，质形复合与个体性是灵魂的本质。他坚持奥古斯丁传统，认为灵魂是一个完整的精神实体。在《箴言四书评注》中，他强调每个灵魂作为独立实体具有不可化约的个体性，灵魂作为神的直接创造物，其形式与质料构成独特复合体，而非共享单一理智。他指出：“受造物若具有理智与生命，却非其自身本质，则必通过分有获得；而分有需以质料为接受原理”^[5]。他进一步运用“普遍形质论”主张灵魂本身亦由精神性的“质料”与“形式”构成。若否认受造物的形质复合性，则等同于将其提升至与神同等的“纯粹存在”，这违反神与受造物的本质差异。在他看来，形式与质料是除上帝之外的所有受造物的两个基本原则^[6]。这两个

原则至关重要。一方面，解释可变性与不朽性。精神质料赋予灵魂可变性的潜能（如情感波动、意志选择），而精神形式则赋予其理性、理解等高级能力，并将其提升至与神相似的地位，确保其不朽性。灵魂的精神性质形复合结构是其既能与肉体结合（可变性一面），又能超越肉体独立存在（不朽性一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确立个体性。波纳文图拉认为，灵魂的个体化是由其自身独特的精神质料与形式组合所决定。正是这种内在的、固有的个体性原则，使得每个灵魂自被创造起就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实体。因此，“统一理智论”所宣称的全人类共享一个单一理智，从根本上违背了灵魂作为个体性精神实体的本质。

其次，三位一体是创造的本体论原型。波纳文图拉将三位一体视为受造界存在的终极依据。其核心命题是：一切受造物皆以“痕迹”（*vestigium*）或“肖像”（*imago*）的形式分有神圣三一性。神的创造并非机械单一模式，而是通过“神圣观念”这一“原型”实现。每个受造物都分有独特的理念，这些理念作为“认知根源”既是神创造万物的蓝图，也是人类认识真理的依据^[7]。创造是作为三位一体的神的内在的表达。圣父、圣子、圣灵、共同作用才能使受造世界既分有神性，又保持多元。受造物因是神无中生有的创造，因此受造物具有偶然性。统一理智论却将人类理智视为必然的、永恒的，这就混淆了创造者与受造物的本质界限。“肖像”专属于人类灵魂，通过记忆、理智和意志这三种能力直接模仿神性位格的内在关系^[8]。人类灵魂作为神的“肖像”，其最高体现是记忆、理智与意志这三种能力的共存、共永恒与平等。这三种能力分别对应于圣父（永恒的记忆/存在）、圣子（理智/真理）、圣灵（意志/爱）。灵魂通过内省，在自身记忆、理智、意志的统一活动中，可以类比地领悟到三位一体的奥秘。若理智统一，则这种三位一体的分有和能力将失去类比的基础，进而削弱人作为“神的形象”的独特性。这种以三位一体为原型和根源的灵魂结构论，必然强调灵魂内在的丰富性、动态关系性及其与神圣源头的独特联系，从根本上拒绝了单一、无差别的“统一理智”。

再次，信仰优先的认识论：波纳文图拉的知识论带有鲜明的奥古斯丁主义色彩。波纳文图拉强调神圣启示在人的理解中的作用，与普遍理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坚持，人的理智始终依赖于上帝的启示和恩典，而不是自我充足的理性。在《短论》中，他主张，所有的知识形式，包括源于哲学和自然理性的知识，最终必须“归还”给神学，因为神学是所有学科的“女王”。

这种归还强调了所有人类知识的神学基础，反对了阿维洛伊将知识与神的影响分开的做法。阿维洛伊的“统一理智”概念认为存在一个普遍的理智，所有人类都共享这一理智。这一观念试图通过理性为所有人类提供共同的认知基础，忽略了启示与神圣介入在人类知识中的关键作用。阿维洛伊的“统一理智”理论，将理性看作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工具，独立于任何神圣启示之外。然而，波纳文图拉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理性不能脱离神的启示独立运作，而应始终依赖于上帝的恩典与启示。波纳文图拉的神学立场明确拒绝了理性的自足性，认为人类的知识始终依赖于神的干预和启示，所有的知识最终必须归还给神学，并且神学通过神圣启示揭示了所有知识的最终真理。波纳文图拉在《短论》中进一步探讨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统一，主张所有人类知识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认识神，并通过信仰达到与神的和解。他提出的“知识归还于神学”的观点，正是通过强调神学的最终权威，批判了阿维洛伊的理性主义和他们对于理智自足的主张。波纳文图拉坚持，尽管理性在人的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始终必须服从于神的启示，尤其是在涉及救赎与神圣奥秘的问题时，理性必须服从神学的引导。此外，他在《基督知识的争议问题》中明确指出，基督的知识不仅仅是通过自然理性得到的，而是通过神圣启示的直接介入。波纳文图拉反对将理性看作是通向所有真理的普遍工具，认为真正的智慧来源于神，并通过神的启示展现出来。这使得波纳文图拉的哲学神学立场与阿维洛伊的理性主义相对立，并且在基督教救赎论中，为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神学阐释。

3 波纳文图拉驳斥“统一理智论”的局限性

波纳文图拉驳斥“统一理智论”对于基督教信仰具有积极的价值，然也有其自身局限，给此后基督教神哲学的未来发展平添了一抹阴霾。在驳斥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的过程中，波纳文图拉无疑是时代的先锋，他个人的努力和影响为打击拉丁阿维洛伊主义贡献良多，但是在反对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的过程中，无论是他理论上的驳斥还是行动上的痛击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以信仰为前提的驳斥使得论证效果打折。波纳文图拉的论证清晰展示了波纳文图拉的立场和逻辑，但其说服力存在明显的边界。波纳文图拉的论证是以其信仰为前提和基础的。对“普遍形质论”在灵魂上的应用、上帝创造计划的具体内容、个体性原则的神圣赋予、三位一体类比的有效性、以及启示权威的绝对性等前提，非基督徒或持不同哲学立场者完全可以提出质

疑。其论证对教会内部有巩固作用，但难以在纯粹的哲学理性层面彻底说服持有不同前提的对手。他的论证与反驳是与其虔敬地信仰为基础的，但众所周知以信仰为准绳的证明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理性证明，其在论述过程中所使用地逻辑并不能完全取信于信徒，遑论非信仰者。

其次，经院哲学内部的分裂与基督教理性主义发展受阻。在波纳文图拉看来，托马斯·阿奎那是一名基督教内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其灵魂学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论背景使得他与拉丁阿维洛伊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难以彻底划清界线。在他看来，尽管托马斯·阿奎那也坚决反对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的“统一理智论”，并且他也认同灵魂作为精神实体的独立性，但是由于他将灵魂视为肉体的形式，又否认灵魂中存在质料和形式的做法，使得他的灵魂实体性理论并不可靠。由此，波纳文图拉认为托马斯对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的批评苍白无力、甚至二者在某些层面可以说是同路人。他的这一态度在其学生佩卡姆借由反对单型论直指阿奎那时，他的沉默可以窥见一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他的默许下，打击拉丁阿维洛伊主义的战火最终祸及托马斯·阿奎那，并上升到行政命令直接打击托马斯主义的高度，这直接导致十三世纪基督教哲学理性主义的步伐受到阻碍。

最后，强化信仰优先与行政干预的模式泛化。波纳文图拉的驳斥方式及其引发的后续事件，强化了一种模式：当哲学理性触及信仰核心教义时，最终的仲裁权在于信仰权威，甚至不惜动用行政力量进行干预。思想家之间的理论博弈被粗暴的教权干预压制。这不仅给当时的经院哲学蒙上阴影，也为此后神哲学发展中如何处理信仰与理性的张力树立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先例。吉尔松称波纳文图拉为中世纪“最强烈、最美丽的爱的体现”，但这种炽热的信仰之爱在对抗异端时，有时也伴随着对理性探索空间的无情挤压。

波纳文图拉对“统一理智论”的驳斥，不仅是对阿维洛伊哲学的否定，更是对人类认知方式、信仰与理性关系的深刻反思。他通过强调理性与信仰的统一，揭示了神学在所有知识形式中的主导地位，并且强调人类知识最终指向的是神的启示和救赎，而非人类自足

的理性能力。我们很难对波纳文图拉驳斥“统一理智论”的历史意义，做出简单的“推动”或“阻碍”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发展的二元判断。一方面，它成功抵御了外部威胁，捍卫了信仰核心，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内部裂痕，阻碍了理性主义路径的发展，并强化了教权干预学术的模式，其负面影响持续良久，成为中世纪哲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明确的是，波纳文图拉对“统一理智论”的驳斥，是13世纪基督教思想界应对信仰危机的关键篇章。

参考文献

- [1]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 II, ed. J. Anderson, New York: Image Books, 1956, P178-179.
- [2]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M], 1995, 第151-153页.
- [3] R. McInerney, Aquinas against Averroists: on there being only one intellect,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2.
- [4] 徐弢:“阿奎那对统一理智论的批判及其神哲学意义”[J], 选自《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二辑)[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41页.
- [5] Etienne Gilson: The Philosophy of ST. Bonaventure, New Jersey: St. Anthony Guild Press Paterson, 1965, P309.
- [6] 波纳文图拉著, 溥林 黄路莘译《短论》[M], 香港:道风书社, 2008, 序言 14.
- [7] Carl A. et al: God's Knowledge of the World: Medieval Theories of Divine Ideas from Bonaventure to Ockham,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22, P272.
- [8] Zachery Hayes et al: Saint Bonaventure's Disputed Questions on the Mystery of the Trinity: New York: The Franciscan Institute St. Bonaventure university, 2000, P156.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